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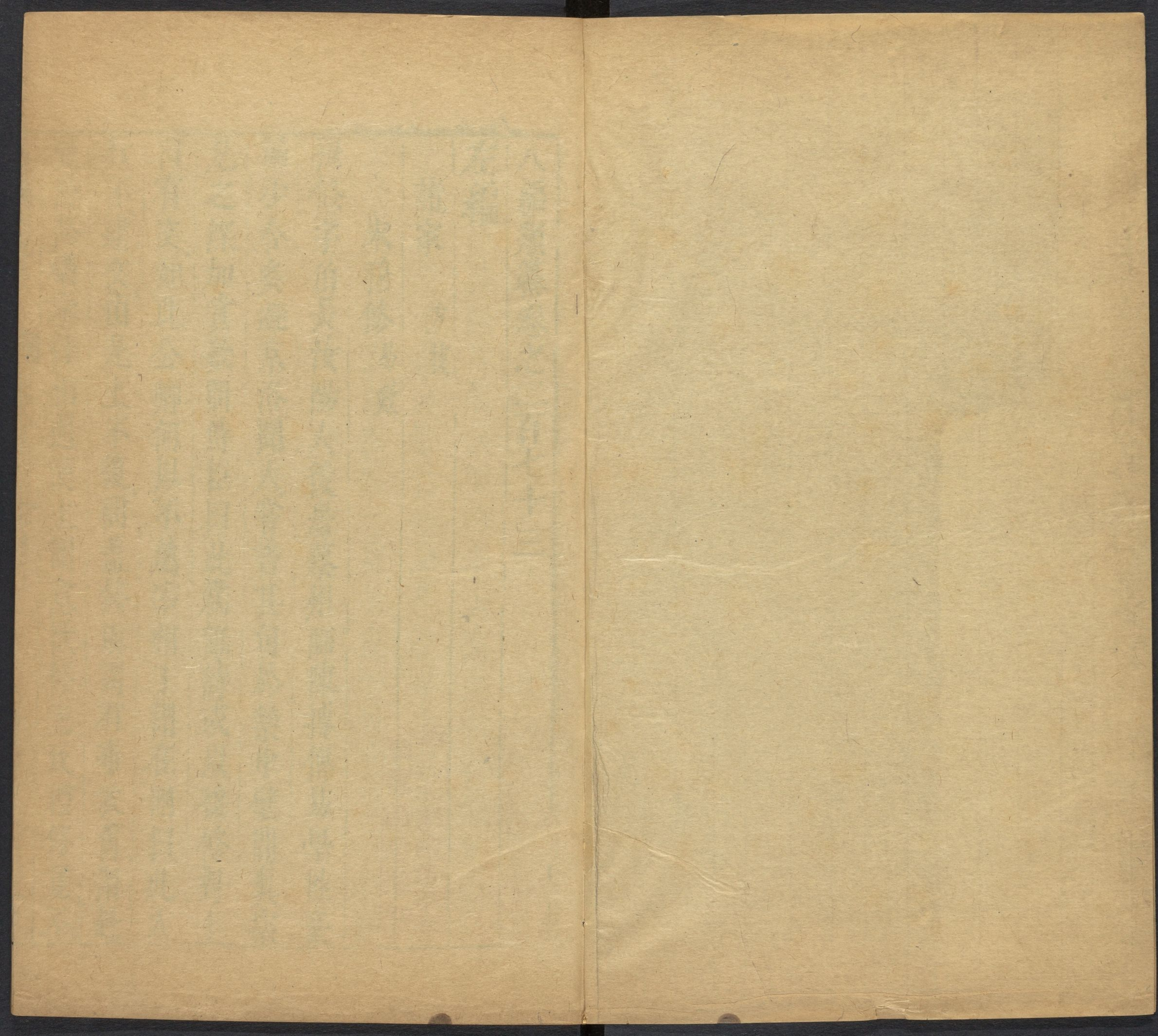
T ~~CHINA~~ 9299.7928

7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11
3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三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

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搏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多避京洛聞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真宗
 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
 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
 夔漕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揖而去。謂銜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却諫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潁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取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任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在澤轉殿中丞
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

易數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蔡確
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
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
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
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
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企
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
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
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
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
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
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
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
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
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
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八編卷第... 卷... 四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謫伯溫旣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
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
地何足惜然三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
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
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
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
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
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

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
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易數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
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

是經編
年不宜入
此

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叅知政事上
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
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旣
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
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荆襄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勸。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旣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自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叅議卒用御史趙煥。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嚮明堂其學。以王彌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相術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
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
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待
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
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
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
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
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
射天綱復曰赤瓜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
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
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

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
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
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
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
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
酒叅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
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不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
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頽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聲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
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
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
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
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
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亾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
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滯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
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
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
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
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
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

平生於燕

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
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
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
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
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
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
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
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
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
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
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
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
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
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

醫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嘗諸大夫疆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恠咎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
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

國且世衰七世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黈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
擣引案杭毒熨一揆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解肌訣脉結筋擗髓腦撲荒瓜幕湔浣腸胃激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
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
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人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竄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睫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維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 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病者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頗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漚洗縫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即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強死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四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

何九思河源志序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二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

漢家經
世之亦
公尚
少酬揚

而公此
是秦人能
立功名格
殊豪傑處

則怯
矣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
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乃使水工下邳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
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有此等為身為家之人可誅也
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

漢任事之人出

公而無經文計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漕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亾甚多而亦煩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
砥柱之漕且衰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
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衰斜道五百
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
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
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顏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
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天子自臨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
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郡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
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爲河殫
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
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
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

太史叙治
河亦累年
大極惜乎
宋之計也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
浚流難，拳長菱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
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楫石
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
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
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滢，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
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
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司馬遷
河渠書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
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
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
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
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
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
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
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
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
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
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
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
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且
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巳前爲晝潮望巳後爲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
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巳前爲夜潮望巳
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
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
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巳前爲晝潮上弦巳後爲夜潮
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
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巳前爲夜潮上弦巳後
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
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
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之說則亦盧氏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

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

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

如此則四海之潮生長平落皆同時焉可也

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

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

獨以月與氣為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蓋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
二海之潮則平于東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後每以三
時爲差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
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岫欲
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
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
而南也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
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
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卽水之氣
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
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
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
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
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

亦是臆談

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

理之常無足惟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

其說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

之月則終莫知其故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

口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

流朝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亾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塋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雋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

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羸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騶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廼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鄠之地，列爲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院儒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釐公劉處幽大王徙岐文王作鄠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幽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疆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羗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遊亾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焚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民食稻魚。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滌洗。柔弱褊阨。景武簡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資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

願欠

亦未必分

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相如者司師爲之師。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牁。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觶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至十六世，懿公亾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旣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興，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熹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

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兪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榮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號鄆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

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亾
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
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芊
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
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
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
歿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洧
食溱洧焉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
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
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
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
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
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
滅秦旣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
上氣办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
受江淮一都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
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宦
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大行獄或八年亾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鼎畢之分壑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潼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壆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豈、爲、愛、宿、客、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宜、其、反、也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爲其家奴以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碎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

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人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桓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古有分土，亾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一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
 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
 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
 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
 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壑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
 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
 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
 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
 廢廼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
 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
 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
 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
 氏逐昭公陵夷微赫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
 國故自為分壑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
 序衰壞地陘民衆頗有桑麻之業叅林澤之饒俗儉
 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潁、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

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壑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寢以疆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

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羸蛤食物常足故蚿蚿媮生而亾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饑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壑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旣衰周大王膺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日仲雍少日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呂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于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踐。旣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人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竝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嫫女之分壅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槁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璆瑁珠璣、銀銅果布之奏，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種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亾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麀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
 有邑廬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譙離國步行可
 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
 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
 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
 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
 所至國皆稟食為偶蠻夷買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
 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多溺歿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
 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
 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

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

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班固前漢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
 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
 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
 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
 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
 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
 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
 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大農之家建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
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
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
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
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
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
也

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鉅賢鉅賢之身旣亾清
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
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

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
守猶必慎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
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
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
非天授旣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
固知天地閟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
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
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爲一幅員之廣振
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
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八編類纂卷之二
之克周也

蘇伯衡論金陵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以六經正之，何患其殺亂而付之燬

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藝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

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

史闕文是
史家一大
事

八編類纂 卷之三
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并列焉凡六藝一有三家三于一百二十三篇書契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常

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良然其

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

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

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諸子皆有
正名實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也 史記六家論

管東平求諸子文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
而諸子襍詭術也 論諸子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
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與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繁露
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
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
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
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
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春秋決事比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
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
時固有帥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
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

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
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紉
矣然自晉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
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
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
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
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
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
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懼其禍而不蒙
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

責之太過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
晏子言海之鹽蜃所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
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
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管子
黃震曰太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
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
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
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諸篇然牧民
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伐
菹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
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
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牆九門
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
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
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
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
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買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
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
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
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
以賞之也，則編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
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賤之，凡其轉虛爲贏善
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九彈而
商以貧，沐途芻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
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
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弓弩多
匡輟，則下令聘鵠鷓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
無匡輟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車
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
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卽以虛聲攻萊而盡
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
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修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
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修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入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爲利顛倒一世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一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菽畜不過使

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

八編卷之三
好道家學故云爾

黃震論
管子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

管子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

深刻焉至謂妻子

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
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歆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
誅之、蓋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足
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鄧析

西字不過
是譬喻耳
尙煩駁也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
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
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
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驚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
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各不統實、老子亦曰、名

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
頗滯於析辭而反闡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
悉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子

伏羲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爲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
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
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
間。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

晉金也。

論秦爲閏位。

赤鳥飛魯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
日血書。飛爲赤鳥。言漢代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按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
火之意。孔子絕筆於春秋者。起木絕火。王明周木。當
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
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宣祖
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晉尚金。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
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卽有周之建國也。
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
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

此二家者假使卽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爲長若張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

魏木晉金宋火也

五德更旺相勝相生之義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矧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

宋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爲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

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

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二金所勝之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履極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條支之雀來潁川之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魯郊貢白兔鄆上得金龜皆金符之至驗也 其三

謝絳議國家膺開光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晉者泰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汴誠萬國之區矣 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命決援神契雜識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
中郗萌集圖緯識禘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鄭玄並爲識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非
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識興遂盛行於世
漢時又詔東平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俗儒趨時
益爲其學篇卷第自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識爲
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
祇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澗獻王所得古
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
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仕

法事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周識
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
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識緯相涉者皆焚
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亦多散亡
緯書
序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

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
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也識緯之說起
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
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
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
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
專以識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
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
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
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
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
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

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
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
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咸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
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
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
士薦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
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爲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
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
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
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
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
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
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
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
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瀆
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

有定屬也然雖北極居天之中常

北斗實爲

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
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涇水北斗已南迤而
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
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槩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
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
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旣無常行乍南乍北
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
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
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
或在太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
亦是氛祲禊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
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
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
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
爲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
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
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譬
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條而凝聚忽而漸盡亦其宜

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
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圍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
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
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
最近於理者歟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
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

要訣
後序

王氏
範圍

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
五星爲用用則爲緯叵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
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

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

辨命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水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

贈徐仲遠序

分不起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

使者問豫且卽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
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
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上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
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
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
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
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
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爲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嘆曰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加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爲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夾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孿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

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鵠蝟能制虎鵠仰地騰虵之神而殒於卽且卽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筮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為后凡二十餘年間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
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禍耶為福耶得一時之貴
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
覆眼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令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
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六

左編

道類

列禦寇

列子鄭人名禦寇問道於關尹子復師壺丘子林者
商氏友伯高子進之道九年能御風雨行隱居鄭圃
四十年無知者著書行於世劉向曰列子與鄭繆公
同時蓋有迫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
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
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

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一義
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
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
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於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
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仕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巢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
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以文綉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
乎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劉真人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

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日視物猶已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日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日除邪淫守清淨四日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爲用五日母事博奕母習盜竊六日母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母爲驕盈七日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日母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

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爲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坐兆自焚狐數百鳴嘯赴火死人共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行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時兵戈擾擾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鄜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

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
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爲九祖云史官曰道
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
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讓
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
所同足以感召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周玄真

周玄真字玄初出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
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轉林氏玄初生八
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
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日不類塵中人製道
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
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鈎取之玄初欣然仰天
視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
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
以道行聞旣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神術開元寺沙彌
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呪之狐卽躍出衆
殺狐其疾輒愈范廷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
璧蛇鬼侵之流痼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
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柱孫會吳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板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
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爇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
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
修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
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指
其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
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
將壓地母降於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
以泣初雲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押褻如兒
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

宗浩欲授人無勢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秘示之自時
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
請玄初禱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
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
命左司郎中劉元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
於台城山硃書鐵符投物楊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
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丑玄初
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
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
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

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晉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導其還。又明年辛卯之秋九月巳亥，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小雨，中書右丞府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台城山建

壇，其應如神。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然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雙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衣，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之衣，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

之初不依物以居之、枝扶而華、疎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饑、欲歆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于、是歟、非歟。

周顛仙

顛仙、姓周者、自言南昌建昌人也。年一十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以為常、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或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稠人相襍、暮宿閭闔之下、歲將二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顛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大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顛無與言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者謂顛曰、此來何謂、對曰、告太平、如此

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
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
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三三斗、
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卽言婆娘反
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人心、只有胭脂胚粉
動得婆娘嫂裡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
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爲說、於是制新
衣、易彼之舊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
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

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
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
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
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蘆火消
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
首撼撼、小水微出、卽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
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
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
見顛者來、迓步趨、無難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設
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
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
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穀以供之大
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共享食如前
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立右邊待朕
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爾打破箇桶做箇
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知爭邀供養一日
逢後主者俄聽異詞噫教爾充軍便充軍又閑中見
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時問顛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

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上
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
行爾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
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
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
遣人間之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
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
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
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卽
來報焉當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

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
口失訖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
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
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
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
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爾殺之朕謂
曰被爾煩多殺且未敢且縱爾行遂糗糧而往去彼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
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
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無人惟太平

官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詢之曰是曾見否
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
太平了爾爲民者用心種田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
矣深入匡廬莫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
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
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
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
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
奉上下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答是僧伺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以詩三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詢之果曾見否其赤腳僧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証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見既病人以藥來雖其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二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酸子內喫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聞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昌蒲香酸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腳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艸衣者入請天眼曰此何人也曰卽今人主詩又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腳曰還能記乎曰能卽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音無韻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石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張三丰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云張仲安第五子、名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生有異質、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丰持力尺、一笠一袖、寒暑御之、不飾邊幅、人目爲張獵、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所啖斗食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處山林遊城市、嬉嬉自如、傷若無人、有請益者、竟日不答一詞、經籍典墳、過目成誦、與人議論、三教等書、如決江河、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菴於玉虛宮、庵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遍歷諸山、搜奇

覽勝、嘗語鄉舊云、茲山異日當大顯於時、我始於五龍南巖紫霄刈荆榛、拾瓦礫、但猶創焉、命丘玄清居五龍盧秋雲居南巖、劉古泉楊善澄居紫霄、又尋展旗峯、止睡十地、結草庵、奉玄帝香火、日繹真言於黃土城、卜地立艸菴、名會仙館、謂問弟子周真德曰、爾但善守香火、成立自有時來、非在子也、至二十三年、拂袖遊方而去、常往來於長安土洞菴、隴西楊仕敏、乃岷州衛指揮、楊其二家、初仕敏始生、三丰識其啼聲曰、此兒必英物也、後果貴顯、遺小鼓於岷之楊氏、雖憂大鏞音莫能混、後亦不知所在、遊揚州瓊花

觀有題瓊花律詩語瀟灑實自況也三十四年我
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奇其術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丰足下復
命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山衛指揮楊
永吉徧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碧雲於武當
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爲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先
是元末居寶鷄金臺觀辭世留頌而遊民人楊軌山
置棺殮訖臨窆發視之復生乃入蜀抵秦聞武當或
游襄鄧間洞視一世睥睨千古天順末或隱或見問
者專以道德仁義爲言心與神通神與道一事事先

凡如神後往來於鶴鳴山半年迄今不知踪跡南川
居士曰管嚴君平賣卜城都勸人以忠孝之道陳圖
南對宋太宗以養身寡欲治世安民數語君子避之
今三丰吐辭發語專以仁義忠孝勸世道著太微功
參玄造諒未可虛無爲無補于世教也

三丰遜老題蓬萊仙奕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
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啟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
初君年尚少與刑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
讀尤邃於易及邵民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能
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叅中書君乃弃釋業儒

遊於霅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
府，觀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
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
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太丹，出示平叔，悟
真之指，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
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此卷乃至元六
年五月五日爲予作者，予方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
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
太師淇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
名謙，字啟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任太常協律郎，今云
名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百
數歲，又謂其隱壁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
玄，跋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輟以
贈人，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真仙亦無疑矣。予嘗於
王屋山遇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
正統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國朝神仙之最顯
者，儒先君子槩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七

稗編

文類

史通

劉知幾

六家

尚書家

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

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

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

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

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

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

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

春秋家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記考其宗旨如晉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家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卅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准焉

國語家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氏錄其行事
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
代之國語也

史記家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
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
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
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
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
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
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倣通史而取其行事

尤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
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
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其君
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
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彊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
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
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
聚舊記時挿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
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載言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

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
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
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倣
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
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
若韋孟諷諫之詩、楊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
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切謂宜從古詩例，
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
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昔
于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
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
所宜革。

本紀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謹矣。但
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秦
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
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
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
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
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
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

文繁事重
收宜如此
辨說

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呼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倘追加大號

止八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凡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列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

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
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
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
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
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
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名
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
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
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宮或運一異謀樹
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

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
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使游談者靡
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傳班史妄占篇目若
斯人者可勝紀哉

天文志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
象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慎之所
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如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
告拆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
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瀛色著青蒼
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

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
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
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
遠矣

藝文志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
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
穢累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
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
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輒簡而近世有著隋
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一志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

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近者朱
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
之士言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
庶免譏嫌

五行志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
璧傳於鄭谷遠應始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
樞白髮元后之祥柱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
有可稱至於蜚蜮蝻螽蝻震食崩拆隕雨霜雹大水無
冰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
如有旱雩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

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
彼咎徵旻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略諸且
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
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
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

雜志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

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
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
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編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
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
貢周書則托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
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
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錡醬流味大宛獻其善
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
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爲國
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

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邾子見師於孔
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請於姬后故撰氏本式辨諸宗
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
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
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
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
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
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
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
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徃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
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
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

論贊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

彊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以成史持
論尤宜潤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以裁之此皆私
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
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
淡泊無味承祚濡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
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
奕良可詠也仲像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已降流

六經類集
卷之三
文類
蕩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
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竇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
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
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
高論，王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
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
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
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
紈於高士者矣。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其意，旣
而班固變爲詩禮，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

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
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
之善惡，史之褒貶，益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
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
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
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蕭子顯李百藥唐新修晉史，皆
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
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
釋氏演法，義盡而宜，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

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

斷限漢書之立表志，其殆侵官離局者乎？考其濫觴所出，起乎司馬氏。按馬記以史制名，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斯極，固既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惟留漢目，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其若是膠柱調瑟，不亦繆歟？但固之踏駁，既往不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途，宋史則上括魏朝，隋書則仰包梁代。

求其所書之事者，得十一於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矣。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與網羅之所及者，蓋亦惟二袁、劉、呂而已矣。若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蕩忘歸，迷而不悟者也。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他記，則無宜重述，故

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於
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惟蜀
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
海殊風江左旣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氏羗有錄索虜
成傳魏本出於離種竊亦自號真君其史黨附本朝
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比吞諸僞比於羣盜
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
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
又張李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不接
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夫尚書者

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
群籍譬夫行不由徑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真
聞用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遂全寫禹
貢一篇降爲從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
徒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若夷狄本係種落所
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鯨橋獲
濟吐谷渾因馬聞徙居曾不知前撰已著而後修宜
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
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陸士衡有云雖有愛
而必捐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

中、歷選自古、惟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許也。

載文、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諛、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大道爲公、以能而授、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所謂虛設也。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八編類纂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
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
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
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
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
見決矣近古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其君雖
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
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天子無戲言故漢
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
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近

假手已不
可改

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
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黜貶則斗筭不木罪不容責
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
非變於俄頃此所謂自戾也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
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
周將頌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
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准的此所謂一槩
也

言語

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

王邵撰齊志宋孝抗
王撰關東風俗傳

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

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媧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祖實名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樵犁狗子齒斷索又曰催催頭團栾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狀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不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略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

可以効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

簡要 近史記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聖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捷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醜

爲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讒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識也覆酒于地而地燬而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可遲於爲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可伐也此則旣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以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事跡旣書贊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羊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敘事之省其流有

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則明賢達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邾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爲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

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隱晦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濶略而語實。周贍旣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爲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

亡，其欵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廟桷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

妄飾論逆臣，則呼爲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辭。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牢籠一世，或包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日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

八編類纂 卷之三
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管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冲見幸、爲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當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
摹擬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况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

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日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忌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奔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末、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于寶撰晉

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
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狄滅二國
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
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
聊生晉師是討後無相怨而于寶晉記云吳國既滅
江外忘亡豈江外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滅亡乎
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
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
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
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
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
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
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與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
何以書紀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
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
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答者
豈是敘事之理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
異也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
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

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
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
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
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
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
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人娶
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其爲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
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
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
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

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
也世之述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巍然
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左傳敘
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于寶晉紀
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
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成七年鄭
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
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
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
江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

同也。凡例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

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

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爲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蕭慎來庭，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若漢書載楚王嬰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類，是也。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

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
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晉書止列
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
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
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
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
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
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
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也則有父
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

敘其名位一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史傳

劉勰

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
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
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後魏志斷論

魏收

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
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
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非古
淫哇之辭並皆詳載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

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青兗。朝爲零
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
之。溷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至。晉東遷中
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雖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
逆。自扶莫而累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干城。流
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大宋受命重
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
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
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
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
也。

史論中

蘇洵

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
證引該博者。卽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
也。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
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抹闕與之失。不載焉。見
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
留侯傳。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
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

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

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郕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卽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檣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

絕而弃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
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
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
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
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
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
不著也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
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
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僞褒
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
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
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
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
亦微而切乎。

正統辯

陶宗儀

辯曰：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
一統之辯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
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
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

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于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侵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不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

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

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萬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

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遊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

又以前編年之統在宋矣

正統問

徐一夔

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爲重困此

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爲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

